



湧幢小品

北子古六

15
88
13



清曉小語目錄卷之二十五

御醫醫三別

太醫用藥五別

醫民

書

反性

寒症克補

坎卦症

時字

性藥名言

精微

用藥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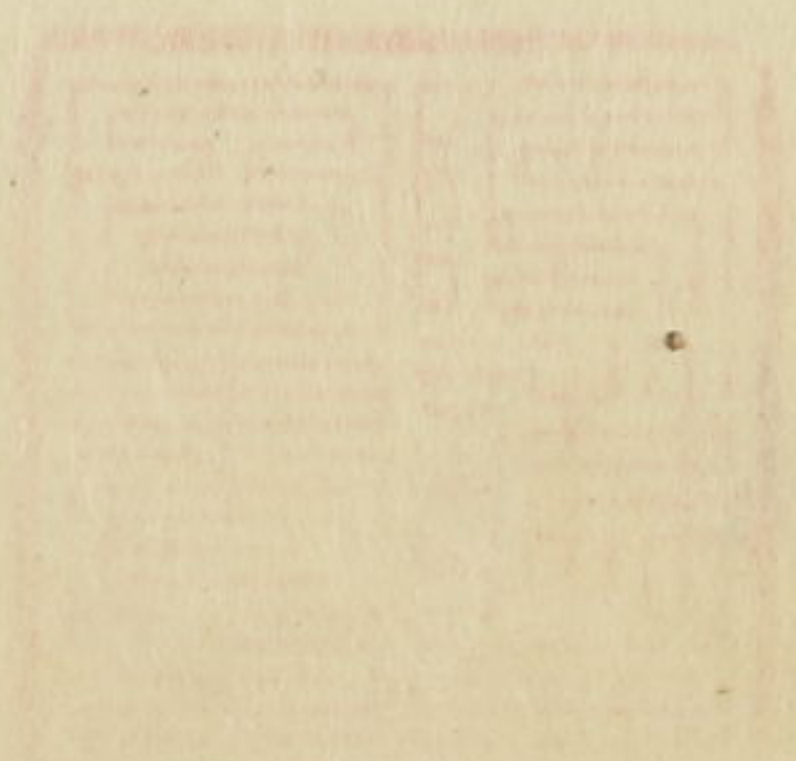
本草

醫不治老

熱疾得寶

前痛

指教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五

御藥醫

三則

大醫用藥

五則

醫民指原

書蠅

灰性

寒疾免禍人

奴婢瘡

膊字

性藥名言

禁獄

用時文

本草

醫不治老

熱疾得寶

指紋

指紋





性病 二則

二國公

二主事

二御史

四中書行人

病舉人

星相堪輿

魚生日魚相

庚甲相同

鶴雛 二則

李口許頭

官太師

高低眼

識張羅峰

侍郎鼻

形似 公言

影部神術日錄卷之二十五

長人 二則



資表不足恃

尼山龍虎山

檄維樟鎖

照天燭

狸眠 二則

天馬山

蝦子

預卜佳地

墓水禍福

崇明三沙

禮部井

土龍

八卦獻地

坏土善祥

不可求

太極圖說卷之五

為贊詠以賜

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為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賜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于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為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挈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為名言

大醫用藥

列聖大故大醫儼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大醫進藥鼻血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莊懿珪左都御史張簡肅敷華尚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法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

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卽是傾王三原大宰為丘瓊出所庇者瓊
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然
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
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
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箴之書可見其初遣戍後
以內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
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先帝遂為高中玄

瓜藉口於大醫藥罪未見蘇蘇許 武皇古亦大醫

武皇疾甚諸內侍皇急以二萬余募人療治無賴者
鋒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
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令臣等擬旨博
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
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
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
攝為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
效伏願 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
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

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 聖慮自然百體
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可
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
旬事時去晏駕尚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
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卽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
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武皇病
疾病大約多起于酒色而帝王為尤甚 武皇病
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踣景象可知吳賜谷為
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

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 貞皇之病
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劫泄後猶能延見羣臣
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
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
一字罪安得免况 武皇時內臣縱惡極矣凡事
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尚傳閣擬旨閣臣猶得執
正今一槩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
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

御物偽造御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
蓋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
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
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
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
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
猶以為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
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
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于刑獄二祖多由錦衣衛發
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
上然事于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揚金
莫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
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肯出宮中自來
無內降極刑之事况刑人于市誰人蒞之卽如郭
中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肯行事則以前
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理外

事外傾刻立決并其藁削去與逆入骨肉俱化為
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內大惡不書
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
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
可並論然武皇未登極卽已下獄孝皇未葬
加杖盡法則罪人旣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澱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曰
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沙醫國吾醫民各

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賒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
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遊厭而去之遇
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
遊禁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
人心地則可蘇中翰惟霖有隱病盼之言狀約于
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藪將師事焉忽一日卒人以
爲僊去不歿也

用時文

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

予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因自分必死命
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為祥之
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
生持玉字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
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迤至末有戴元禮二
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臥
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
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即
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為最甚去死幾希僅存
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
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
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
有靈我展書帙揮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
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
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
為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本草

唐高宗時干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
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
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
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
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
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
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極含氣而
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

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竈記其語
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
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
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
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卽灰枯
骨猶能蔭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留則性滅天地
聖人無如之何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纒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日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裹纒故也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醫家以銀鑽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瘡

瘡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瘡晉人曰君子不病瘡蜀人以瘡瘡為奴婢瘡

搗痛

楊佛子頰下生瘤大如覆瓿一日出市歸中余值

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
蓋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搯佛子
瘡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
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瘰先口授折
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
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瘰方明旦視額
下瘰不見家人驚恠捫其背則瘰還在背矣人

過異人

膊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
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實以聞逮至京驗治

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
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
興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
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
公伸手指于窗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

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
自禮部主客部中守贛州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
奉李獻相許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
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彊項
清節過人而卒魚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
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
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

字最佳亦何用瘥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
為揚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勘事鹽
使者極口詆其狗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陞叅議
郎廣川尚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
狐媚不職固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有疾者二人一曰定國徐永寧二曰成國
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

時年甫十三忽遘風疾久漸沈瘖間出觀戶外有
貴近臣恃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
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
疑非病其中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
研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
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于
寢旗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
嘗之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
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

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
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
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
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
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
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媒媢正顏肅容勿與一嬉
笑遂不敢犯念其魚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便
傅母守有娠遷煥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已
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

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竝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二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陞江西叅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尚書王翱以聞上命仍為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翱捽胸搥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閔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既至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為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巡撫挫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輿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為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胡莊肅公松滌州人讀書講學不見它客性尤
高簡以大叅家居有臺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飲
醉怒公却掃為嫚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
人懼竄立盡公不為動秉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
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許干 朝公但領
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
者醒解慚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
鏡驚而怒笞鏡手并笞知縣周謚又用左右譖連
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鞠訊謚等不服經以獄
不就恐新芳怒盛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謚經
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
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
誣騰霄主使謚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
新民馳府執騰霄拒之稍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
復劾其拒城為亂檄兵備副使楊彛勒兵三千人往
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
尚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

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
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
而子孝佩尚質歸皆笞之數十尚質立斃騰霄謚
經屢訴于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
怙勢作威彛發兵激變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
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楨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
楊彛詔下獄俱奪官

四 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真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

清狂不慧每為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
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當除
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為之芬大怒卽馳往
吏部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
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選科
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尚書桂萼
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諄
謬萼謂銳意不平語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

廷不用銳曰今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
乃可責其貪萼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縣
林耶銳慄然出愈益病明旦具疏言萼論及政事
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為御史擅朝廷之
大不忠欲奏之從班中躍出上怒下錦衣衛
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
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不得科道
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

間住

傅楫南安人正德六年進士祖凱父
第楫有文學既登第授行人痛繼母
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數
佯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臥地上
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
然皆隱
或雜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門
知者謂行人狂
廢行人亦自隱也既佯狂久
知父讐家僮中
戲而急繩之取蒲鞭之僮佯哭行人
取自鞭曰我

乃不覺痛易以捩遂搥死時時袖筆研走月臺寺
釋乾文言義題兩廡皆徧有者請所不解則復見
胡盧去直指某下車卽往謁行人不爲禮直指歸
行人突至儀門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耻也遂出行人多從市上投石鬪磔人遇善
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常至山中有虎來前行人
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
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
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
出城卽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
臺遼撫爲韓耀忤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
自誇入朝卽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
失韓啣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
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
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
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余以書諷止之
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龜勉了事而歸陞太

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東舉人王樂得病因為崇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譚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為戲覬之銀錢得即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日日去講入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為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干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魚菴珙開闢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
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鱗避于道左魚菴問其姓
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之俱歸
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
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
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為活自足若一日富貴
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
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庵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時張
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為通政使家富
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為侍郎其家與子則
非徐四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
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鶴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
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
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

有契乃追至江濱聞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
猶有紫毛寸餘既月乃落

黃炎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
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
生公鑒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
度潔居宇絕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
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窘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
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
定如山

官太師

張憬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景藏謂思禮
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冀州謂太師非佐命
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
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
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
憬藏所悞抑劫運不可逃憬藏明知而亦竟無如

之何也

高低眼

趙方為京西制閫容貌古恠兩眼高低一眼觀天
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

識張羅峯

在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鑒張羅峯以落第
侯除相一見竒之謂曰十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
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既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誣
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為御

史有風力屢劾錢寧江彬

星士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
數人以車載僕至門問曰汝曹某昨思明應曰是
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
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
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
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
郎鼻耶遂復與之己而本生 國初果為刑部侍

部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為善之禽獸轉生為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此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為誑試一人存為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聞之明年六月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饑錢事發念其言引罪坐除名過溇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辯至此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謂有陰功者不歿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臨封投策歎曰詎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辯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

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飲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衆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

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于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相齊縣尹方亮進士幸未見而揖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躡于前不能入艙中也

資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竒之命

題作破以為政第二八伯第三里仁第四公治長
第五為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
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為神童後以驕惰
無所成流為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
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徽人有方姓者生嘗
大雷雨龍掛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
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既不足恃而奇徵
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為土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
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
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
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
當歿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為
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真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
遲後免歿謫戍久之放為民是何吉同而凶亦迥
合且又同歲耶

極維樟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後隄若維萬山
砥砥江流則其極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
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鐘
鼓謂之固極巖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禎德吳江
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為鍊塔為樟垂虹
為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
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時可褰裳直至治平
諸山乃余所親見者下並而或世並天女隄同非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
光名曰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為堪輿所賣
鑿去其頂會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狸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
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
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暝不得濟扣
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它日復
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

汝所為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
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既而戚然告曰吾二
親喪未卜窀穸豈可道士曰待汝裏大事與汝
偕往未晚因與共舟至寧豐樂里指示溪灣秀
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
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
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
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墩墓曰
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
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勅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欽其
門人也謀于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廩與之後有
齟齬者請于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
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
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為

黃鐘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
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
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為
橫阜如列屏然其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
崖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
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馬山
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
樹而蒼蔚焉以告青鳥李生曰君謬矣君居所君
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
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赭其樹遂無恙于是
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
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
為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
許適其主為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能給賣
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向泣甚
楚卽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先

生既貧甚其內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
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內
子見先生之歸為可恃喜甚而所給炊以進先生
愈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
之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
婦如初先生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
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
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內子乃持筐出於屋
有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
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
夾于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兒踏鬼卽于門外
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先生
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貸于知親
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
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匱乏乃問先生有先人
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復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
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
載矣為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

若乘急余為君家卜之乃為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先生暗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贖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為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其鄉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吉士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轉墓至黃山下謂子鵬曰此佳地沒而葬此可矣鵬

聞言恠之既抵南病作鵬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不歸矣黃山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鵬大驚起赴公已卒滁州蓋即見夢之夕也既尋得地葬有日矣即不知所言趙者何鵬臥柩側夢一蒼頭馳告曰闕前過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宋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為某官再轉為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厨斂四皆銀室鵬拔

劍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為趙氏也越數日方
莽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成進士庶吉
士編修今為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曾通書得蹠
跡亦奇寶也太史官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
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停爵時備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
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迨弘治初復有爛石
橫墮中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備前後徧
生髯松不三四年蔚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璿
為尚錦衣指揮使嘉靖中紹絕封進臨淮侯祿千
石

崇明三沙

地氣盛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
間湧二洲號東西沙宋時續漲姚劉沙與東沙相
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
則蘇郡東方門戶羅星也

禮部井

穆廟時關西馬乾庵自強以大宗伯入相後三十年
絕響司官止陞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逐其餘
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既為尚書故精
形家言部有舊井已湮復開新井范熟翫良久欣
然曰得之矣關舊塞新必有奇驗果司官穩帖聯
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
其以大宗伯即家人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
余慶又數年李九我庭機以左侍郎署印孫鑑
湖如游以尚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

驗于起念之人耳

又于穀峰以舊
宗伯召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涇陽先生之
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
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
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以文章著
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為光祿丞
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偏掘土上中有一龍形
頭角皆具後人驚而剝之其膩如脂光祿聞亟往

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
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子人乎地乎亦關
氣數其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霽唐宰相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
用為武寧令時縣令握兵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
過客袁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
為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波是也後之子
孫貴盛廬陵舊宅為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

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滁人建炎中剽賊李成掠淮南遺骸蔽野
張躬負畚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
難死淪碁所胥井中人無知今闔郡被公德而碁
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胥井得骸
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鄉遠巡懷仁
樂善人有病予藥死予棺卽貧不能婚姻予財魚
杏不樂仕出監揚之柴墟鎮尋謝病免樂其風土

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
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
往觀魚睛既還復然已而更往問如也是必善祥
子曷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亘左右兩溪匯流其
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
堪輿家言以其地肖浮脾須水溢卽應未幾官浚
濠堰下流東堤瀦水會雨暴漲水環墓是歲範子
巖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子如不及
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為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
從也後巖為叅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
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貴盛繁衍人皆以為隱德
報云

不可求

風水可遇不可求尚矣者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結
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
占得者累代相傳卽中衰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
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廢
天之封建未嘗廢要在脩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

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聖所以陋執鞭者余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六

山 九則

漏陂 朱國禎輯

泗源

汶源

濟源

泉源 三則

河 十七則

江 三則

江上灘險 四

瀆

祭海香雲

風報 二則

海舟 四則

海塘 三則

海沙

海井 八

海鏡

浮提異人

瓊海四則

杭潮二則

珠池

渡海

普陀十七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泰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

五嶽之長

華山如立嵩山如臥萃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

嵩則眠龍而癯者也蓋天地磅礴之氣至中州開

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蜒奇麗橫亘其中數十里余

老矣尚須裹糧一盡其勝

恒山為北岳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
皆于山所致祭石晉割賂契丹宋承其後以白溝
為界遂祭于真定府陽曲縣文之曰地有恒山飛
來石入國朝未及釐正北平遷都則真定反在
其南弘治中馬鈞陽疏請改祀渾源禮部尚書倪
岳覆寢止建廟于恒山之下萬曆十六年巡撫胡
來貢又申鈞陽之說禮部尚書羅萬化覆如故夫
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鈞陽之言確然可據何以
不行豈以事非己出且有所不足致然耶事益久

玄武之神終不得復正其典矣

金山四圍惟東面有石石外有硬砂三面皆懸空
泊舟無礙即郭璞墓甚近然中間隔水最深相傳
其底如蓮花單擎然安得候江枯而親閱之嘉靖
某年大風江水翻于東有見之果如所記
鴈宕山前世人所不見即謝靈運好遊亦未嘗至
宋真宗時建玉清昭應宮因採木深入窮山此境
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頗亦相稱蓋皆
藏于海邊一時人跡難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

世外遐踪不能搜出也

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宛肖牛也或曰疏勒國有牛頭山佳麗相同故名華嚴經云南牛首北五臺俱文殊顯化所

建昌府西芙蓉山并魚輪山為雲雨之府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峯頂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唐詩云風吹山帶遙知雨又曰霧似山中蓋指此解者以為嵐非也晴有嵐雨有霧

風門山在麗水縣西三十里上有二穴深邃風從中出每夜靜月明白氣自山麓上徹霄漢廣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聳千仞勢若遊龍周回四十里而皆內向若蓮花擎空上有平陸唐末詩人曹松移植顧渚茶于此人遂以茶為生諸名公都以自號自矜云

漏波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久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為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輦載而歸

泗源

卽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畷接沂
州方陷時水俱涸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之下
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西寺右為山之
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為四故名常有澤中
器物流出其狀為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瀆瀑
沸騰匯為池折而西流踔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
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為渠修
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

如織過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
為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輪困離竒凡三里抵
卞橋古有卞縣姑蔑之水經于其間上下數十里
泉石最竒達于曲阜逕孔林北西流至濟南府東
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
自曲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于沂者曰洙實一
水會諸泉入漕者也

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
山之麓在縣東南六十里合

干泗一出艾
山合于汶

汶源

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
諸泉而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
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水河諸泉並會于泰安州
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鎮合萊蕪之汶曰大
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為入
濟之汶達于寧陽東平逼于戴村壩南流至汶上
縣城東北二十五里受濼當諸泉為魯溝又西南
流城北二里受蒲泊為草橋河又十里為白馬河
又二十里為鴛河又十五里為黑馬溝至南旺分
注南北漕河其曰洸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
會蛇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

濟源

濟水在兗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即泗水下流由
曲阜分流入境達于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
濟水湫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
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過兩溪謂泰山諸
泉皆濟水所沛滙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
反為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為汶之下流矣

攷濟水禹貢導沅水東流為濟又東北會于汶又
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卽汶水
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
上承鉅野又北經闕鄉與濟合則前說為是曰沅
卽古克
字也

泉源

山東自兗達于濟南地勢最高諸山蟠蜿宛如人
身之脊骨泰山峙于東宛如昂首諸泉滂發或自
山趾或自平池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
闕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
不止也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
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
大江南北水盼也自岷山迄于海雖有數千里然
不過地軸將盡之一帶自山陝潼關以下磅礴于
嵩岳迤邐入山東極于東岳此南北之地盼而泉
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時無論已周衰其瑞氣盡鍾
于孔子為萬世斯文宗主越千五百年泉盡引出
為通惠河瑞乃鍾之國脈矣惟黃河為梗國朝

景順間決張秋喜靖初決南陽末年決沛縣今乃
決邳州自西北漸徙而東南在西北土稍堅患衝
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決計
走沭河其言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卽
避一里之賊其詈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
王浚川之言曰正詈無神耳有則上為國下為民
可以理禱取應夫神受封爵得效其靈亦如人臣
自致立功名卽鬼恠仗以驅除而反憐憫不可問
者耶

山東不但有泉其湖波甚多動經百十里所在相
望想井田旣廢水無所歸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
澤原因地勢結成然不聞東土之為澤國也獨鉅
野之名見于禹貢在宋為梁山泊王安石欲開水
利未為無見水可入海何必另開一泊耶

河

通惠河開時時修濟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黃河
遷徙不常頗費人力然審察豫防亦自有法先朝
如劉東山徐元玉劉松石治之亦未見有極潰溢

不可收拾之苦朱鎮山潘印川號稱艱難然亦執
政若當事者故為張大修功而議者乃舉與俺答
吉囊並幾許可笑又欲議海運濟之此事非開大
之行若平世人命為重安能作出格事亂
世則 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閭之通為救命之良
法其可得乎元達子草芥中國人惟恐不盡委之
朱清張瑄悍然不顧二人毒蛟鱷也助元為虐七
八十年間宋之遺民莖海魚腹中不知幾千萬故
太祖一行深以漂溺為痛癢卽報罷王敬所銳然從
事所運僅二十萬石掾奏溺者八艘艘不下十石
已去二十之一矣今 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
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見久不譚及亦事勢使然余
以為正不必譚也

裏河不但通漕凡各色進貢朝臣眷屬所在水利
與公私一切應用貨物皆賴以濟海運有此否且
畢力于河猶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虜
例邊牆且不能守而欲守豐州會州開平可乎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于南工部尚書宋禮

宣勞于北宋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
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過汶水至南莊分
析兩河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閘十七
三南注豐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閘二十一禮歿李
燧萬恭追訟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子入監
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
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
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
所載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
無疑故曰朝發崑崙暮暴鬻于碣石為此也九河
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為九派以殺黃河之勢
今河身既徙而南則九河已為平地又何形迹之
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將二千
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為田廬為城
市已不可辨况九河乎河之故道自鞏縣歷懷衛
彰順名真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畧見其迹然
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

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當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為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為窟植以栢木椿鍊鐵為索橫繫椿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鉤挽索而上頗易為

力

嘉靖中高郵湖隄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湖勢薄不至啗多樹木隔以板茨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于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橐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隄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廛石魄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即潰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為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

為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漳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長子
縣曰濁漳一出樂平縣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
縣分流至館陶入衛河與漕渠合萬曆初年漳河
北徙出魏縣入曲周釜陽
瓠子河在濮州東南七
作歌處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
里河之紆曲未有此者

永樂元年三月潘陽衛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
河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置倉廩受南
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通公私兩便
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俟民力稍甦行之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主事楊
讚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濬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
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泰陵復上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為艱經言以舟
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

知可行否

由天津至定興可以舟行定興至易州陸路四十里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于治河如閘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于涸時一以棗林閘為準高者窪之低者量留底板閘如一遂為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與庠生同應試至長濟戲視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

太魚躍入舟中衆驚異相傳示復投于河其年領鄉薦

凡河水有時洶涌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年七月十一日將夕河水忽涌起二尺餘少選復平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

長江衝出大海長千里闊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相詩所云過淡漾者此也不知黃河如何榜雲關之混混黃色衝出亦可想見第有漲落大小之不

同耳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鹹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里

江上灘險

江自嘉州至荆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

載其畧洞疾流也

江中有連洞構木

水流沙上曰瀨

江中有和

尚水出尾下曰瀆

今地名

曰流旋轉曰漩

今有南三漩

石積水淺曰磧

今有磧下

水疾崖傾曰礧

今有礧燕

灘磧相湊曰湊

音子今有石

水如轉轂曰漕

今有

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

盡書也

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

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

鄱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

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

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伯艘一捲無跡矣

諸者欲于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
致書南操江丁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
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
迤北有海無江蓋水之通海者謂之江而北則無
海可注其曰海者猶江南之湖之漾京師城內有
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約水滙者皆
是故河源亦曰星宿海其濫觴初會處也大而長
始曰河最大者始曰灤 文皇賜名玄冥池是也
臚胸河亦賜名曰玄冥河蓋兩水非一水也

瀆

江淮河濟為四瀆瀆獨入于海也今淮濟皆并于
河則止二瀆矣繆仲醇言山骨卽海可穿惟江則
兩骨中心湊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海香雲

吳元年大將軍平定山東次年 上卽皇帝位改
元洪武正月己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
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竝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
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

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響應竣事父
老皆忻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
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北海濱之民有何幸身
親見之原德還奏上悅

風報

吳中五六月間梅雨既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
謂之船舡風云是船商請于海神得之凡船過此
風日行數千里雖猛而不為害四明錢塘南商至
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大風甚於

船舡野人駭異皆傳以為孟婆怒聞者笑之按北
齊李駒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
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帝
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媪則此語雖
出鄙俚其傳之有自來矣宋徽宗在五國城有孟
婆吹轉之詞蓋取諸此

溫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苟日間其雲或黑
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為憂
方未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

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燿其聲如潮振
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
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
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
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
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
風癡已可懼然此歲常有而風報或無果有則勢
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
萬其高廣閎偉甲於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
起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
柱離於礎尺餘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
擬哉至於官宇民廬往往摧圮修復久之尚未如
故郡人云數十年來未見此風之比也每五六月
以往邦人率以為虞凡風雨作則無雷惟得雷而
後測霽止之期迨秋冬交衆皆相慶謂可無虞矣
其風之來狂暴而喧阗不止故謂之癡二廣則謂
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韓退之問瀧吏詩云颶風
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者此也

海舟

洪武五年昌國縣督造海舟其最鉅者方求材為
檣不可得俄有大魚一鐵梨木二各長三丈五尺
漂至沙上砍魚取油七百觔木置檣恰如數事聞
上曰此天所以蘇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順
風出沒波濤遠望如龍後大祖崩一夕風雨失
去而舟中人拋出無所傷如有提拉者
宋嘉祐中海上一舟遭大風桅折信流泊岸舟中
三十餘人著短阜衫繫紅鞋角帶類唐人見人拜

慟哭語言書字皆不可曉步則相綴如鴈行後
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島首領陪戎
尉也又有上高麗表亦稱新羅島皆用漢字蓋
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宰崑山
召至縣犒以酒食且為脩船造桅放以起仆之法
其人各捧首致謝而去船中凡諸穀皆具惟麻子
大如蓮菡土人種之亦大次年漸小數年後如中
國者
邊海有夷船飄至者多掩殺報功或反為所掩者

卽匿不以聞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無一物
且無器械得全因檢宋仁宗時胡則在廣南有大
船因風遠至食匱不能去告窮于則出錢三百萬
貸之諫者皆不聽後夷人卒至輸上十倍在宋政
寬今則犯通海禁下獄矣

萬曆辛亥六月海風大發溫州獲異船三初獲為
裴暴等七十三名自供為河南國升華府河東縣
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沙葛黃處薦禮祭祀靈神
而被風者再獲為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為升華

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賣飄至海
中為盜所劫而被風者三獲為弘連等三十七名
并瑞安縣獲解稱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稱
為升華府濰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
各物回本營而被風者河南卽安南國其君黎姓
後莫姓繼之今復歸于黎有五道四宣二京都城
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蹲踞為恭
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所奉上官令為欵差節
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重事太

尉長國公又鎮南營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義營
太尉端國公君所被者黃衣黃冠也臣所服者純
衣純冠也問讀何書曰孔孟五經四書念何佛曰
南無阿彌陀 唱何曲曰張子房留侯傳史譯審
魚他各發原土安插沿途水則從舟旱則從陸馳
檄經過地方官司差兵押過每人每日各給米煮
冬月嚴寒行令溫州府查取貯庫贓衣各給錦衣
禦冷遇病撥醫調治以保生全皆叩頭而去

海塘

范希文為興化令修捍海塘數百里宋末詹士龍
復修之初發地得希文石記云過詹而修此事古
往往有之然係希文所留不獨名臣且擅康節之
數學矣賢者固不可測如此

海沙

萬曆甲午余至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
丈為塘東直海鹽墮燉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叩
塘址以長篙測之不得其底象沟懼將徙城避之
無何大風雨象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既息城無恙

令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

海井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其實不識為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

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中汲

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於番賈而未嘗過今幸得

之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腦骨也

海錢

乾道丙戌夏樂清縣海門有蛟出水長丈餘旣而塔頭陡門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錢甚多有一父老識之曰海將錢鬻人也風必作亟係船于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縣盡漂其家獨免

浮提異人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僂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余同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為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恠之請得大搜索葉不

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為江右土語然不諱為浮提人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為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為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瓊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

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
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
少頃風大作三舟皆溺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
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
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考神宗初卽位吾師
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卽請于朝以備
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
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

共建生祠祀先生題曰崇報先生不敢當乃祀贈
公而先生稱焉吁爲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先生可
以永矣先生諱弘誨質直忠厚工詩及書澹于名
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己丑
與許文穆公主會試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
選廿二人余居第十二先生卽以是年南行至萬
曆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
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余又與
焉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國若先生者卽不入相其

又何憾

瓊在大海中廣數千里海角下見大星數十皆非
星經所有

海潮應月潮廣福等潮俱有信瓊州半月東流半
月西流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宮
發引至江上候潮將渡過日晡不至已豫為之兆
矣

杭潮三日不至人謂天之祐胡元以亡宋固是一
說然虜人間諜甚精山川險夷國之虛實盡知之
矣伯顏大將蓋代英雄屯于皋亭山豈有錢江如
山之濤全然不覺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將降卒
克勿其幕自說效忠即宿兵豈有不諫止之理以
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誠有之元兵必不駐此傳
者文以為奇史臣仍襲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蜃人沒而得蚌部珠蓋蜃丁皆居海艇

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繩別以小繩繫諸
蛋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
人緣大繩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
人多莽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為
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所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
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旁
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旻吳縣人少孤父友長橋萬戶府鎮

撫陳某養為子至正間方國珍起兵海上江潮行
省叅政及耳質班督師與戰時陳已進官都鎮撫
統軍以道玄從初并師期集建寧之補門關國珍
以書詐降陳受之意稍解道玄曰賊志未可知也
不如嚴備之陳不聽國珍以艫艦數百艘颿以赤
布蔽日而下勢漸迫官軍猶晏然國珍乘風縱火
矢石交注陳戰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從
舵樓躍赴海祝曰吾父有靈幸使我不為賊所得
也已而恒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隨波上下忽

覺身在石上登沙瀨數百步得小徑行里許乃知
溫之舉水山也迨歸張士誠已據吳或薦名于
偽司徒李伯昇道玄聞之挈妻孥去隱具賣卜
終身子問禮部侍郎

普吃

南海普陀山梵云補恒落伽或曰恒落伽或曰補
涅落伽音雖有殊而譯以漢文則均為小白華樹
山實則一海島也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

彌勒地藏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
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
補陀山詰且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
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烹茗但梳面浮花而已
脯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緣而
上忽見金色身照耀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雲將
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為太
師又云公是一箇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

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
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
越一夕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熟與
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談
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
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而行
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
此道人皆大士見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字者談多奇中謂余既
在後丙丁二年且曰過丁己秋或可免蓋剛六十
之期也時去之尚遠不以為異至丙辰冬長孫痘
殤丁己三日季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
形神泮渙且有惡夢自忖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
發愿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為快
且留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駐者三日四
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盪行不五里停
山灣遙見前舟已沉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
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通夜寢不能寐甚苦甚疑

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勤過
意決不惱怒為主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
異香透徹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曆者覺而
釋然偷活至干今剛又三年矣追憶過海景象糲
糊不能辨姑以意書其伯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
也

由定海掉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為
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圍水蓄宛然一箇好西
湖也將盡望見舟山曰橫水洋潮落時舟山當其
衝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為北洋右則象山邊
海諸處入舟山口山東西亘七十里南夾近海
諸山山斷續望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泥光月河可
愛盡舟山為沈家門轉而北即蓮花洋洋長可三
四十里過即普陀矣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即見殿宇本山
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即
以二小山為右臂一小山圓淨為案左一長岡不
甚昂筭石臺上結石塔為左蔽殿三重宏麗甚乃

內相奉 旨敕建殿之辛隅為盤陀石出勢頗高
聳巽方為湖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菩薩巖最
高曳而稍東一石山其下即海潮寺也去前寺不
過三里萬曆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濱于
海一隄如虹海水上下即無潮猶沟湧駭人東望
水面橫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曰鐵袈裟又東望
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目閭尾紅光盪洋與天
無際惟登佛頭巖能盡其概若在半腰牽引諸山
宛如深壑空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其異日

險也

大約山劈為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餘前結正龍
即普陀寺轉後為北即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為
林僅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
不過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軍有居民金堂最近聞其中良田可
萬頃悉禁不許佃作何居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
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為生
大家則宦與遊學遊手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

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
為擾民而止

余住定海三日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
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為早
莫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錢塘潮廣陵濤著
稱則其海口最大與口外即大洋故然此臆度之
言不足據惟識者參之

近時諸公議曆法有形章奏至相軋者或以問余
余曰我駭人安知曆但看月一回圓則一月矣亦
如夷人不知歲但草一回青則一歲矣其人不能
應今見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
遲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
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曆法一定不易之
準乎節令亦如之即差不過一日無甚關係天本
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
間以語朱大復深以為然

上招寶山見一秀士鬚面甚偉異之秀士亦睨余
余不顧數遣從者蹤跡若有意者遂進與揖方知

為劉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國
樟為南昌諸生是時方欲為草塘立傳喜而問之
因得其詳且曰君固將種又材器如此一續先緒
取玉帶如芥何事從鉛槧自苦答以為父雖上將
數為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絲蠻寇曾省吾撫臺
雖驕橫猶能假借代曾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設席
邀宴某至大怒謂此皆糜軍餉歎我保富貴取賞
賚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瘍發于腦而卒故切戒某
棄武就文而竟未有當也余聞其言深憫之蓋勢
之偏重久矣我輩于節制中要須權衡毋徒恣文
墨輕天下豪傑也

時倭警狎至從者三人甚恐勸無行余不聽出海
僅十餘里謀報衝風掉八槳而過者可接皆曰警
警急急余皆不顧既抵山則先一日果一倭舟泊
干山之東屋舟純黑色上若城堵不見人高可五
丈長三倍焉連數日東風漂至我兵船圍守發銃
彈如揚沙著石壁紛紛下墜一小舟直前逼之倭
發鉛彈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風轉而西倭揚帆

去我舟尾之余作禮之又次日舟師皆歸有登山者問之曰盡境而還計倭舟入閩及廣風稍南出大洋矣

山有兩寺住持後曰大智前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為四方僧俗所歸真表雖領叢林性驕鷲悍破戒萬曆十年間其徒訟之郡太守行郡丞龍得字勣問龍為人好道醇直廉儉時復奉監司他委勣金塘山及補陀衆鞠真表夜夢羣僧竝來告真表過惡且屬丞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到山處分悉

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飭衆僧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吳叅將稍從宥止之乃火一部衆僧悉跨焉處分畢至後殿拜禮甫拜下卽覺兩髀病輒不可動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胷間結一片大於孟堅於石楚不可言漸至昏憤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居官清淨內傳佛

昔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三石牛
嗇官三石牛嗇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
之號如是死矣且入惡趣力懺悔某不知燬經之
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
道自贖沉沉無有應者卽有人送三石牛嗇官劄
子到固辭不受大智亦為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
身代又久之始得死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
鐵圍城城中死人累累竝裸臥丞亦在臥中獨不
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

人掖出之而甦丞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
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汝何故燬經犯此大戒丞
曰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相捧齋萬僧衆僧稍稍
散去其父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髻髻手執
幢蓋遶牀而過若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
呼丞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長卿目擊
爲之記

普陀是明州龍脉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
而望洋者却步卽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

見形何以鼓動人心成此名刹奔走盡天下凡西
僧以朝南海為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為奇梁
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即為梁橫亘可十丈脊潤
亦二三尺際北絕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
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其一行數步微
震懾凝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
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
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劉河口
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

盤壩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
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雜
貨恰勾歲用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
火莫盛于四月初旬余至則閩然矣却氣象清曠
幾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
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難下旋
又無壘可泊惟小漁舟盪漿至此即以舟拖閣灘
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在其西有小潭
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即驚動波

浪沸湧壞舟再西為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
無畧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東面有衢東畧
可容舟數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
壞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
東西行兩山東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
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為蕪山形勢巍
峩島灣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舡東來者必
望此為淮直上為普陀矣

海水本遼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
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
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操
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畧兵船在海每日遇晚
俱要酌量收船安畧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
預計今晚收船何畧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
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畧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
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川
曰舟山前港曰澣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

曰梅淹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嶼海門港曰松
門港曰蒼山嶼曰玉環山梁嶼等嶼曰楚門港曰
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嶼曰女兒嶼中等安
嶼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
日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
門曰桃花門曰海閘曰九山曰爵溪嶼曰牛欄門
磯曰且門曰大陳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
曰霓嶼其餘下等安嶼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
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

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
類皆團土無嶼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
此觀之沿海萬里之遙處處有嶼處處要斟酌此
惟老漁船知之而漁有世業有閩博又善占風望
雲氣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說傳者歷歷若親見且謂聚至
數萬人販米干蘇松等處庚申湖廣至禁米不許
下江曰恐茶山王糶去也米一時踊貴斗至一百
五六十錢特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

在惟擾乎糴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餘家亦
自來之異變也攷海中誠有此山自嘉定寶出出
南匯嘴一百六十里可至無異無港原非駐足之
地其它處遠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
幾比琉球一國大海中固邈無邊際要之自開闢
以來人力所至船隻所通凡島嶼礁坎之類靡不
登之載藉而獨遺此大山窟奸人爲東南隱憂似
不可解且海寇飄忽乘風萬里所以難制若山居
土着必爲衆所窺卽如米尚須糴它一切所需非

天降非地出何處得來若曰俱敗之中國何不散
居內地伏草澤間爲所欲爲而以海自限日與風入
濤爲伍決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請干
當道往彼說諭招兵各使臣欲收之爲用曰折簡
可致遠近若狂數年不絕發一笑可也

